

四海惊奇

谋 海惊奇

古
林
编



岳麓书社

前 言

经过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对封建王朝的沉重打击，宋太祖赵匡胤一统江山后，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和维护封建制度，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，生产关系由授田制改为庄田制，农民也可自由购买土地，生产力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，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。随着农业的繁荣，手工业、商业也得到了发展。到南宋时，全国已出现了很多大中城市，形成了一个以商人、小贩、手工业者及从事各项杂业的贫民为主体的、富有朝气的市民阶层。从而反映日益壮大的广大市民阶层的生活、情趣的市民文学作品，也就随之产生。另一方面，宋朝程朱理学大兴，“革尽人欲，复尽天理”的清规戒律与市民思想格格不入，唐代盛极一时的文言传奇小说，到宋代也被打上理学的烙印而走上衰落；而起源于唐代的白话说话，以反抗正统封建礼教为基调，却长期活跃于市井，被广大下层人士喜闻乐见，此时得以崛起。加上宋仁宗、徽宗、高宗等万人之上的人物也都喜听说话，因而宋代的话本创作便空前繁荣起来，成为中国小说史上一大变迁——宋元以后，小说、戏曲这两种市民文学，便逐渐取

代诗歌而主导着中国文学史，涌现了众多世界重量级的作家作品。

什么叫“说话”？就是说故事，讲故事。由于是用口语，当然也就是白话。当时民间艺人讲故事的底本叫做“话本”，元明以来，话本被写定刊刻，就成为传世之白话小说了。历史经历宋元之更迭，社会经济曾一度倒退。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，都市又趋繁荣，市民阶层更加壮大，资本主义因素在萌芽，文人们学习、模仿宋代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，于是加工或新编出大量白话小说，由供人听而变为供人读。这就是当时脍炙人口的拟话本，冯梦龙和凌濛初则是当时写作拟话本的特级大师。

宋元明清这些白话短篇小说，从思想内容分析，大都广泛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，即使是写历史，也都带有当时时代的印记；从人物形象分析，商人、小贩、手工业者、佣仆、妇女及其他下层人士，成了作品的主人公，即使是写帝王官吏，也都附有市民的思想气味；从艺术手法分析，大都故事情节曲折离奇，人物性格鲜明，语言生动形象，细节描写和人物内心刻画有独到之功。近千年来，它一直深受亿万读者喜爱。话本和拟话本作为一种市民文学，当然主要是供当时市民欣赏和娱乐，一方面它坚持反抗封建压迫，要求人身自由，表现出一种朦胧的民主意识，但也反映了当时市井间“性解放”的呼声；另一

方面，它也跳不出封建意识阴谋之笼罩，尤其是迷信思想影响，但却又遵守“寓教于乐”的创作原则，强调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。所以，我国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，往往是瑕瑜并存，精华与糟粕互见。为此，我们根据传奇性、趣味性、教育性三原则，从宋元明清四十来种白话短篇小说集中精选了99篇佳作，共110万字，分作四个分册，命之为《四海惊奇》：

《情海惊奇》26篇，讴歌了青年男女蔑视封建礼教，甚至舍生去追求纯洁爱情与婚姻自主的精神；有情人所成之眷属，历尽劫磨，或破镜重圆，或以身殉情，始终坚贞专一，生死不渝。一片情情深似海，真是人世间至美的高度集中。

《义海惊奇》23篇，从中可见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，舍己为人、见义勇为的侠义精神。仗义施财、助人为乐、以信义为重、知恩报德的善良品行和维护正义、激义愤报大仇的义举，则又无不为之赞颂。万种义义重似海，确是传统美德之大发扬。

《法海惊奇》24篇，处处可见清官廉吏之刚直果断，保护善类；昏官贪吏之冤屈无辜，草菅人命；流氓盗霸之奸淫掳掠，凶横残毒。亦随之可见黑社会对善良百姓之迫害，反映出被害者要求昭雪的强烈愿望。时代呼唤清官，人民渴望青天。对执法者护法必誉，枉法必参，犯法必究，法海无边，唯法是依；令违法者受惩戒，致犯大法者

伏法受诛，自古以来，法网恢恢，苍天有眼。

《谋海惊奇》25篇，这里没有军师将相运筹帷幄之用兵厮杀，而是日常生活中男女老少怎样运用谋略智慧去识破奸巧，战胜歹徒，保护自己，增长知识和创家立业。这是阳谋。至于坏人骗情骗钱，拐妇拐幼，种种圈套，则是阴谋，足可启发世人防欺御骗。而《拐子回头》之篇，也存劝戒，非徒消遣而已。谋海有正有反，时人当从两面观。

《四海惊奇》由古林先生编次于1993年，因出版社发行问题而未能及时排印。现稍作更动选定，每篇题目或用原题，或略加修改。所选文字忠于原著，重新标点分段，极个别处稍作调整，篇末注明出处。在此一并说明。

梅 季

一九九五年五月

目 录

- 1 十三郎五岁识贼
- 11 女诸葛书画播名声
- 23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
- 32 彭贤臣私访湮江寺
- 50 假借天语巧破命案
- 63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
- 74 耿二娘巧智保节操
- 83 防欺御骗顾云娘
- 93 转运商谋贩洞庭红
- 105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
- 114 张畹香才智谋家
- 120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
- 136 狄公召雨惩办天师
- 147 韩珠娘深智殉仇
- 157 恶船家敲诈假尸银
- 171 炼丹客谋骗富家翁
- 183 设圈套美人扎白银
- 200 王小山阴谋设赌场
- 216 张溜儿暗布迷魂局
- 226 陈之美设计骗多娇

235 兽同袍冒姓诳妻

245 汪锡谋拐良家妇

261 痞棍骗知县

263 浙中拐幼女

265 拐子回头

282 神偷智盗一枝

十三郎五岁识贼

话说宋神宗朝，有个大臣王襄敏公，单讳着一个韶字，全家住在京师。真是潭潭相府，富贵奢华，自不必说。那年正月十五元宵佳节，其时王安石未用，新法未行，四境无侵，万民乐业，正是太平时。家家户户，点放花灯，自从十三日为始，十街九市，欢呼达旦。这夜十五日是正夜，年年规矩，官家亲自出来，赏玩通宵，倾城士女，专待天颜一看。且是此日难得一轮明月当空，照耀如同白昼，映着各色奇巧花灯，从来叫做灯月交辉，极为美景。襄敏公家内眷，自夫人以下，老老幼幼，没一个不打扮齐整了，只候人牵着帷幕出来，街上看灯游耍。

襄敏公有个小衙内，是他末堂最小的儿子，排行第十三，小名叫做南陔。年方五岁，聪明乖觉，容貌不凡，合家内外大小都是喜欢他的，公与夫人自不必说，其时也要到街上看灯。大宅门中衙内，穿着齐整还是等闲，只头上一顶帽子，多是黄豆来大不打眼的洋珠，穿成双凤穿牡丹花样，当面前一粒猫儿眼宝石、睛光闪烁，四周又是五色宝石镶着，乃是鸦青、祖母绿之类，只这顶帽，也值千来贯钱。襄敏公分付一个家人王吉，驮在背上，随着内眷一起看灯。

那王吉是个晓法度的人，自道身是男人，不敢在帷中走，只是傍帷外而行。行到宣德门前，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门楼，圣旨许令万目仰观，金吾卫不得拦阻。楼上设着鳌山，灯光灿烂，香烟馥郁；奏动御乐，箫鼓喧阗。楼下施呈百戏，供奉御览。看的真是人山人海，挤得缝地都没有了。有翰林承旨王禹玉《上元应制诗》为证：雪消华月满仙台，万烛当楼宝扇开。双凤云中扶辇下，六鳌海上驾山来。镐京春酒沾周宴，汾水秋风陋汉才。一曲升平人尽乐，君王又进紫霞杯。

此时王吉拥入人丛之中，因为肩上负了小衙内，好生不便，观看得不甚象意。忽然觉得背上轻松了些，一时看得浑了，忘其所以，伸伸腰，抬抬头，且是自在，呆呆里向上看着。猛然想道：“小衙内呢？”急回头看时，眼见得不在背上，四下一望，多是面生之人，竟不见了小衙内踪影。欲要找寻，又被挤住了脚。行走不得。王吉心慌撩乱，将身子尽力挨出，挨得骨软筋麻，才得到稀松之处。遇见府中一伙人，问道：“你们见小衙内么？”府中人道：“小衙内是你负着，怎到来问我们？”王吉道：“正是闹嚷之际，不知那个伸手来我背上接了去。想必是府中弟兄们见我费力，替我抱了，放松我些，也不见得。我一时贪个松快，人闹里不看得仔细，及至寻时已不见了，你们难道不曾撞见？”府中人见说，大家慌张起来，道：“你来作怪了，这是作耍的事？好如此不小心！你在人千人万处失去了，却在此问张问李，岂不误事！还是分头再到闹头里寻去。”

一伙十来个人同了王吉挨出挨入，高呼大叫，怎当得人多得紧了，茫茫里向那个问是？落得眼睛也看花了，喉咙也叫哑了，并无一些影响。寻了一回，走将拢来，我问你，你问我，多一般不见，慌做了一团。有的道：“或者那个抱了家去了？”有的道：“你我都在，又是那一个抱去！”王吉道：“且到家问问看又处。”一个老家人道：“决不在家里，头上东西耀人眼目，被歹人连人盗拐去了。我们且不要惊动夫人，先到家禀知了相公，差人及早缉捕为是。”王吉见说要禀知相公，先自怯了一半，道：“如何回得相公的话？且从容计较打听，不要性急便好！”府中人多是着了忙的，那由得王吉主张，一齐奔了家来。私下问问，那得个小衙内在里头？只得来见襄敏公。却也嗫嗫嚅嚅，未敢一直说失去小衙内的事。襄敏公见众人急急之状，到问道：“你等去未多时，如何一齐跑了回来？且多有些慌张失智光景，必有缘故。”众家人才把王吉在人丛中失去小衙内之事说了一遍。王吉跪下，只是叩头请死。襄敏公毫不在意，笑道：“去了自然回来，何必如此着急？”众家人

道：“此必是歹人拐了去，怎能勾回来？相公还是着落开封府及早追捕，方得无失。”襄敏公摇头道：“也不必。”众人道是一番天样大、火样急的事，怎知襄敏公看得等闲，声色不动，化做一杯雪水。众人不解其意，只得到帷中禀知夫人。

夫人惊慌抽身急回，噙着一把眼泪来与相公商量，襄敏公道：“若是别个儿子失去，便当急急寻访。今是吾十三郎，必然自会归来，不必忧虑。”夫人道：“此子虽然伶俐，点点年纪，奢遮煞也只是四五岁的孩子。万众之人挤掉了，怎能够自会归来？”养娘每道：“闻得歹人拐人家小厮去，有擦瞎眼的，有斫掉脚的，千方百计摆布坏了，装做叫化的化钱。若不急急追寻，必然衙内遭了毒手！”各各啼哭不住。家人每道：“相公便不着落府里缉捕，招帖也写几张，或是大张告示，有人贪图赏钱，便有访得下落的来报了。”一时间你出一说，我出一见，纷纭乱讲。只有襄敏公怡然不以为意，道：“随你议论百出，总是多的，过几日自然来家。”夫人道：“魔合罗般一个孩子，怎生舍得失去了不在心上？说这样懈话！”襄敏公道：“包在我身上，还你一个旧孩子便了，不要性急！”夫人那里放心？就是家人每、养娘每也不肯信相公的话。夫人自分付家人各处找寻去了不题。

却说那晚南陔在王吉背上，正在挨挤喧嚷之际，忽然有个人趁近到王吉身畔，轻轻伸手过来接去，仍旧一般驮着。南陔贪着观看，正在眼花撩乱，一时不觉。只见那一个人负得在背，便在人丛里乱挤将过去，南陔才喝声道：“王吉！如何如此乱走！”定睛一看，那里是个王吉？衣帽装束多另是一样了。南陔年纪虽小，心里煞是聪明，便晓得是个歹人，被他闹里来拐了，欲待声张，左右一看，并无一个认得的熟人。他心里思量道：“此必贪我头上珠帽，若被他掠去，须难寻讨，我且藏过帽子，我身子不怕他怎地！”遂将手去头上除下帽子来，揣在袖中，也不言语，也不慌张，任他驮着前走，却象不晓得什么的。将近东华门，看见轿子四五乘叠联而来，南陔心里忖量道：“轿中必有官员贵人在内，此时不声

张求救，更待何时？”南陔觑轿子来得较近，伸手去攀着轿幌，大呼道：“有贼！有贼！救人！救人！”那负南陔的贼出于不意，骤听得背上如此呼叫，吃了一惊，恐怕被人拿住，连忙把南陔擦下背来，脱身便走，在人丛里混过了。轿中人在轿内闻得孩子声呼，推开帘子一看，见是个青头白脸魔合罗般一个小孩子，心里喜欢，叫住了轿，抱将过来，问道：“你是何处来的？”南陔道：“是贼拐了来的。”轿中人道：“贼在何处？”南陔道：“方才叫喊起来，在人丛中走了。”轿中人见他说话明白，摩他头道：“乖乖，你不要心慌，且随我去再处。”便双手抱来，放在膝上。一直进了东华门，竟入大内去了。

你道轿中是何等人？原来是穿宫的高品近侍中大人。因圣驾御楼观灯已毕，先同着一般的中贵四五人前去宫中排宴。不想遇着南陔叫喊，抱在轿中，进了大内。中大人分付从人，领他到自己入直的房内，与他果品吃着，被卧温着。恐防惊吓了他，叮嘱又叮嘱。内监心性喜欢小的，自然如此。

次早，中大人四五人直到神宗御前，叩头跪禀道：“好教万岁爷爷得知，奴婢等昨晚随侍赏灯回来，在东华门外拾得一个失落的孩子，领进宫来，此乃万岁爷爷得子之兆，奴婢等不胜喜欢。未知是谁家之子，未请圣旨，不敢擅便，特此启奏。”神宗此时前星未耀，正急的是生子一事。见说拾得一个孩子，也道是宜男之祥。喜动天颜，叫快宣来见。中大人领旨，急到入直房内抱了南陔，先对他说：“圣旨宣召，如今要见驾哩，你不要惊怕！”南陔见说见驾，晓得是见皇帝了，不慌不忙，在袖中取出珠帽来，一似昨晚带了，随了中大人竟来见神宗皇帝。娃子家虽不曾习着什么嵩呼拜舞之礼，却也擎拳曲腿，一拜两拜的叩头稽首，喜得个神宗跌脚欢忭，御口问道：“小孩子，你是谁人之子？可晓得姓什么？”南陔竦然起答道：“儿姓王，乃臣韶之幼子也。”神宗见他说出话来，声音清朗，且语言有体，大加惊异，又问道：“你缘何得到此处？”南陔道：“只因昨夜元宵举家观灯，瞻仰圣容，嚷乱之中，被贼人

偷驮背上前走。偶见内家车乘，只得叫呼求救。贼人走脱，臣随中贵大人一同到此。得见天颜，实出万幸！”神宗道：“你今年几岁了？”南陔道：“臣五岁了。”神宗道：“小小年纪，便能如此应付，王韶可谓有子矣。昨夜失去，不知举家何等惊惶。朕今即要送还汝父，只可惜没查处那个贼人。”南陔对道：“陛下要查此贼，一发不难。”神宗惊喜道：“你有何见可以得贼？”南陔道：“臣被贼人驮走，已晓得不是家里人了，便把头带的珠帽除下藏好。那珠帽之顶，有臣母将绣针彩线插戴其上，以厌不祥。臣比时在他背上，想贼人无可记认，就于除帽之时将针线取下，密把他衣领缝线一道，插针在衣内，以为暗号。今陛下令人密查，若衣领有此针线者，即是昨夜之贼，有何难见？”神宗大惊道：“奇哉此儿！一点年纪，有如此大见识！朕若不得贼，孩子不如矣！待朕擒治了此贼，方送汝回去。”又对近侍夸称道：“如此奇异儿子，不可令宫闱中人不见一见。”传旨急宣钦圣皇后见驾。

穿宫人传将旨意进宫，宣得钦圣皇后到来。山呼行礼已毕，神宗对钦圣道：“外厢有个好儿子，卿可暂留宫中，替朕看养他几日。做个得子的讖兆。”钦圣虽然遵旨谢恩，不知甚么事由，心中有些犹豫不决。神宗道：“要知详细，领此儿到宫中问他，他自会说明白。”钦圣得旨，领了南陔自往宫中去了。

神宗一面写下密旨，差个中大人赍到开封府，是长是短的，从头分付了大尹，立限捕贼以闻。开封府大尹奉得密旨，非比寻常访贼的事，怎敢时刻怠缓？即唤过当日缉捕使臣何观察分付道：“今日奉到密旨，限你三日内要拿元宵夜做不是的一伙人。”观察禀道：“无赃无证，从何缉捕？”大尹叫何观察上来附耳低言，把中大人所传衣领针线为号之说说了一遍，何观察道：“恁地时，三日之内管取完这头公事，只是不可声扬。”大尹道：“你好干这事，此是奉旨的，非比别项盗贼，小心在意！”观察声喏而出，到得使臣房，集齐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来商量道：“元宵夜趁着热闹做歹事的，不止一人，失事的也不止一家。偶然这一家的小儿不曾捞

得去，别家得手处必多。日子不远。此辈不过在花街柳陌酒楼饭店中，庆功取乐，料必未散。虽是不知姓名地方，有此暗记，还怕什么？遮莫没踪影的也要寻出来。我每几十个做公的分头体访，自然有个下落。”当下派定张三往东，李四往西。各人认路，茶坊酒肆，凡有众人团聚面生可疑之处，即便留心挨身体看，各自去讫。

原来那晚这个贼人，有名的叫做雕儿手，一起有十来人，专一趁着热闹时节人丛里做那不本分的勾当。那一个贼人当时在王家门首，窥探踪迹，见个小衙内齐整打扮背将出来，便自上了心，一路尾着走，不离左右。到了宣德门楼下，正在挨挤喧闹之处，觑个空，便双手溜将过来，背了就走。欺他是小孩子，纵有知觉，不过惊怕啼哭之类，料无妨碍，不在心上。不堤防到官轿旁边，却会叫喊“有贼”起来。一时着了忙，想道利害，卸着便走。更不知背上头，暗地里又被他做工夫，留下记认了，此是神仙也不猜到之事。后来脱去，见了同伙，团聚拢来，各出所获之物，如簪钗、金宝、珠玉、貂鼠暖耳、狐尾护颈之类，无所不有。只有此人却是空手，述其缘故，众贼道：“何不单雕了珠帽来？”此人道：“他一身衣服多有宝珠钮嵌，手足上各有钏镯。就是四五岁一个小孩子好歹也值两贯钱，怎舍得轻放了他？”众贼道：“而今孩子在？正是贪多嚼不烂了。”此人道：“正在内家轿边叫喊起来，随从的虞候虎狼也似，好不多人在那里，不兜住身子便算天大侥幸，还望财物哩！”众贼道：“果是利害。而今幸得无事，弟兄们且打平秋，吃酒压惊去。”于是一日轮一个做主人，只拣隐僻酒务，便去畅饮。

是日，正在玉津园旁边一个酒务里头欢呼畅饮，一个做公的，叫做李云，偶然在外经过，听得猜拳豁指呼红喝六之声。他是有心的，便趑进门来一看，见这些人举止气象，心下有十分瞧科。走去坐了一个独副座头，叫声：“买酒饭吃！”店小二先将盞箸安顿去了。他便站将起来，背着手踱来踱去，侧眼把那些人逐个个觑

将去，内中一个果然衣领上挂着一寸来长短彩线头。李云晓得着手了，叫店家：“且慢烫酒，我去街上邀着个客人一同来吃。”忙走出门，口中打个胡哨，便有七八个做公的走将拢来，问道：“李大，有影响么？”李云把手指着店内道：“正在这里头，已看的实了。我们几个守着这里，把一个走去，再叫集十来个弟兄一同下手。”内中一个会走的飞也似去，又叫了十来个做公的来了。发声喊，望酒务里打进去，叫道：“奉圣旨拿元宵夜贼人一伙！店家协力，不得放走了人！”店家听得“圣旨”二字，晓得利害，急集小二、火工、后生人等，执了器械出来帮助。十来个贼，不曾走了一个，多被捆倒。先剥了这一个的衣服。众贼虽是口里还强，却个个肉颤身摇，面如土色。身畔一搜，各有零赃。一直里押到开封府来，报知大尹。

大尹升堂，验着衣领针线是实，明知冤枉，喝教：“用起刑来！”令招实情。捆扒吊拷，备受苦楚，这些顽皮赖肉只不肯招。大尹即将衣领针线问道：“你身上何得有此？”贼人不知事端，信口支吾。大尹笑道：“如此剧贼，却被小孩子算破了，岂非天理昭彰！你可记得元宵夜内家轿边叫救人的孩子么？你身上已有了暗记，还要抵赖到那里去？”贼人方知被孩子暗算了，对口无言，只得招出实话来。大尹责了口词，叠成文卷。喝交加力行杖，各打了六十讯棍，押下死囚牢中，奏请明断发落。奏内大略云：群盗元宵所为，止于胁篋；居恒所犯，尽属推埋。似此枭獍之徒，岂容鞞轂之下！合行骈戮，以靖邦畿。神宗皇帝见奏，晓得开封府尽获盗犯，笑道：“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。”龙颜大喜，批准奏章，着会官即时处决，又命开封府再录狱词一通来看。开封府钦此钦遵，处斩众盗已毕，一面回奏，复将前后犯由狱词详细录上。神宗得奏，即将狱词笼在袍袖之中，含笑回宫。

且说正宫钦圣皇后，那日亲奉圣谕，赐与外厢小儿鞠养，以为得子之兆，当下谢恩领回宫中来。试问他来历备细，那小孩子应答如流，语言清朗。他在皇帝御前也曾经过，可知道不怕面生，

就象自家屋里一般，嘻笑自若。喜得个钦圣心花也开了，将来抱在膝上，宝贝心肝的不住的叫。命宫娥取过梳妆匣来，替他掠发整容，调脂画颜。一发打扮得齐整。合宫妃嫔闻得钦圣宫中御赐一个小儿，尽皆来到宫中，一来称贺娘娘，二来观看小儿。盖因小儿是宫中所不曾有的，实觉稀罕。及至见了，又是一个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魔合罗般一个能言能语，百问百答，你道有不快活的么？妃嫔每要奉承娘娘，亦且喜欢孩子，争先将出宝玩金珠钏镯等类来做见面钱，多塞在他小袖子里，袖子里盛满了着不得。钦圣命一个老人逐一替他收好了。又叫领了他到各宫朝见顽耍。各宫以为盛事，你强我赛，又多各有赏赐，宫中好不喜欢热闹。

如是十来日，正在喧哄之际，忽然驾幸钦圣宫，宣召前日孩子。钦圣当下率领南陔朝见已毕，神宗问钦圣道：“小孩子莫惊怕否？”钦圣道：“蒙圣恩敕令暂鞠此儿，此儿聪慧非凡，虽居禁地，毫不改度，老成人不过如此。实乃陛下洪神齐天，国家有此等神童出世，臣妾不胜欣幸！”神宗道：“好教卿等知道，只那夜做歹事的人，尽被开封府所获，则为衣领上针线暗记，不到得走了一个。此儿可谓有智极矣！今贼人尽行斩讫，怕他家里不知道，在家忙乱，今日好好送还他去。”钦圣与南陔各叩首谢恩。当下传旨：敕令前日抱进宫的那个中大人护送归第，御赐金犀一簪，与他压惊。

中大人得旨，就御前抱了南陔，辞了钦圣，一路出宫。钦圣尚兀自好些不割舍他，梯己自有赏赐，与同前日各宫所赠之物总贮一篋，令人一同交付与中大人收好，送到他家。中大人出了宫门，传命辆起轿车，赍了圣旨，就抱南陔坐在怀里了，径望王家而来。去时蓦地偷将去，来日从天降下来。孩抱何缘亲见帝？恍疑鬼使与神差。

话说王襄敏家中自那晚失去了小衙内，合家里外大小没一个不忧愁思虑，哭哭啼啼，只有襄敏毫不在意，竟不令人追寻。虽然夫人与同管家的分付众家人各处探访，却也并无一些影响。人

人懊恼，没个是处。忽然此日朝门上飞报将来，有中大人亲赉圣旨到第开读。襄敏不知事端，分付忙排香案迎接，自己冠绅袍笏，俯伏听旨。只见中大人抱了个小孩子，下辎车来。家人上前来争看，认得是小衙内，到吃了一惊。不觉大家手舞足蹈，禁不得喜欢。中大人喝道：“且听宣圣旨！”高声宣道：“卿元宵失子，乃朕获之，今却还卿。特赐压惊物一簏，奖其幼志。钦哉！”

中大人宣毕，襄敏拜舞谢恩已了，请过圣旨，与中大人叙礼，分宾主坐定。中大人笑道：“老先儿，好个乖令郎！”襄敏正要问起根由，中大人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卷文书出来，说道：“老先儿要知令郎去来事端，只看此一卷便明白了。”襄敏接过头来一看，乃开封府获盗狱词也。襄敏从头看去，见是密诏开封捕获，便道：“乳臭小儿，如此惊动天听，又烦圣虑获贼，直教老臣粉身碎骨，难报圣恩万一！”中大人笑道：“这贼多是令郎自家拿倒的，不烦一毫圣虑，所以为妙。”南陔当时就口里说那夜怎的长怎的短，怎的见皇帝，怎的拜皇后，明明朗朗，诉个不住口。先前合家人听见圣旨到时，已攒在中门口观看，及见南陔出车来，大家惊喜，只是不知头脑，直待听见南陔备细述此一遍，心下方才明白，尽多赞叹他乖巧之极，方信襄敏不在心上，不肯追求，道是他自家会归来的，真有先见之明也。襄敏分付治酒款待中大人，中大人就将圣上钦赏压惊金犀，及钦圣与各官所赐之物，陈设起来。真是珠宝盈庭，光彩夺目，所直不啻巨万。中大人摩着南陔的头道：“哥，够你买果儿吃了。”襄敏又叩首对阙谢恩。立命客馆写下谢表，先附中大人陈奏。等来日早朝面圣，再行率领小子谢恩。中大人道：“令郎哥儿是咱家遇着携见圣人的，咱家也有个薄礼儿，做个纪念。”将出元宝二个、彩段八表里来。襄敏再三推辞不得，只得收了。另备厚礼答谢过中大人，中大人上车回复圣旨去了。

襄敏送了回来，合家欢庆。襄敏公道：“我说你们不要忙，我十三必能自归。今非但归来，且得了许多恩赐；又已拿了贼人，多是十三自己的主张来。可见我不着急的是么？”合家各各称服。后

来南陔取名王寀，政和年间，大有文声，功名显达。只看他小时举动如此，已占大就矣。小时了了大时佳，五岁孩童已足夸。计缚剧徒如反掌，直教天子送还家。

（选自〔明〕凌濛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）